

二、把一切交給時間

儲子

如果不經歷那件事，我不會知道「時間」不單是撫平傷口的安慰劑，也是是非曲直的檢驗師。

三年多前，我在一家民營電臺任職，台內有位同仁剽竊友台的節目，從訪問到主述，全部完整播出，且該節目還獲「新聞局」每集六千元的委制經費。我寫了一封檢舉信到「新聞局」。沒想到「新聞局」竟然把信寄回公司。接著電臺老闆帶著那位被檢舉人，親往「新聞局」解釋。

可想而知，老闆臉上無光之餘，要炒魷魚。幸得愛護我的長官保薦，方得苟延殘喘下去。

被打成「黑五類」的日子不好過。與「受害者」有私誼的同業一見到我就滿臉不屑——「告密者」，我的臉上寫了這三個字。而同事們也在我身後議論紛紛。

只因為一封我自認為動機單純的信，使我的人格、私德全部打了個大叉。

我真的錯了嗎？難道不必付出、坐等收穫者，可以永遠撿便宜？現實社會難道沒有公平正義？在那最無助的時刻，支持我的是知我甚深的幾個姐妹。大家在數落了我這傻大姐的糊塗作為後，仍以無比的同情及愛心做我的後盾，讓我在晦暗的工作陰霾下，仍得以看見絲絲亮麗的陽光。

而我，既然檢舉別人的作弊，自己更要行事端正才行。於是我加倍努力跑新聞，上山下海，勇往直前，不敢有絲毫怠惰。大約一年後，當初向著「受害者」而對我不齒的同仁報我以親切的笑容，也不吝於與我交換新聞了。

令我欣慰的是，他們都承認我當初的看法沒錯。那位被檢舉者待人接物的勢利現實，一如陽光下的融雪，終至底層裸露，讓人看清楚。那一天，我好高興，原來真理只需等待時間的試煉而已。

後來，奇跡發生，我入圍了金鐘獎的新聞採訪獎。對南部小電臺來說，這是極大的榮耀。入圍名單揭曉，當初保薦我留下的長官立刻跑到教室謝恩，而我則快樂地流下了辛酸的眼淚。

這樣的際遇也許算不得東山再起，但是從人格被否定、到懷疑是非公理何在、以至兢兢業業的日子，最後終見到友誼的雙手與成功的果實，心路歷程頗為辛酸。